

此刻的温柔

陶立夏 著

Be
With
You

当你明白无论身处何方做何决定皆有桎梏，
才会懂得：不怨不悔，就是自由，
也是我们给予自己最初的温柔。

此刻的温柔

Be With You

陶立夏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此刻的温柔 / 陶立夏著. --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8

ISBN 978-7-5339-5764-3

I. ①此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41645 号

CIKE DE WENROU

此刻的温柔

陶立夏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邮政编码 310006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责任编辑 瞿昌林
责任印制 张丽敏
装帧设计 梁 泽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 128 千字
印 张 9.25
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5764-3
定 价 49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序言 | 大雾

从一场大雾中醒来，收拾行囊。

我出发的时候，正是一年中寒冷的日子。行囊里有白色的旧汗衫和衬衫，都不是新的，所以柔软舒适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铅笔与卷笔刀。虽然卷笔刀只是五毛钱买来的便宜货，但它轻巧的塑料质地与鲜艳的粉红色让我开心。

卷笔刀将凝滞的思绪贴心地碎成薄薄的花瓣的形状。那些看似容易见异思迁的人，或许只是选择主动舍弃的无奈的勇者。这流水的人世，徒劳的勇敢。

自由是舍弃，是以被忘记的方式不再被理解，也不再被误解。但写作者的消失是艰难的事。

因为他曾写过，就算时间走到了尽头，只要有个人，即使是某个对他一无所知的人，偶然在蒙尘的旧书架上拿下一本封面带着他名字的书，翻开。无论那本书如何残破，书页上有多少虫蛀和污渍，他就还留在这世界上。

但写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，他不再将内心想法宣之于众，他交出脑海中一再涂改的那份手稿。除了他自己，他究竟写了什么，真正要表达的又是什么，他人再无从得知。这是消失的开始，那些附在身体上的故事也一同随生命剥落。那些他写过的书，像蝉蜕留下来，是证据，是他曾经的形状，但再不是他。

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事，是觉得人生可以像修改稿件般讨价还价。我做过的最完美的工作，是翻译书籍。首先，这工作里带着充满力量的孤独感，静默得让我感觉到了尊严的存在。其次，用另一种语言复写他人的文字，是在另一种生活里揣摩他们的命运。在另一种文字创造的时空里，总觉得结局或许还有商榷的余地。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风雨，陪他走过印度洋上的杀戮回忆，还有纽约的写作课、肯特郡的石头花园……这些世界如此美丽，却没有我自己。

如今，我投宿在一座小岛，等外面的世界和他人的命运随潮水一同退去。岛屿上没有四季。时节，代表很多好的东西。春天是鸟停在发芽的新枝上，秋天是果实与微风，冬天是雪落在你的黑色大衣上。这里只有夏季，夏天是刺目的阳光融化着一切。

如果早些知道人生会寥落至此，就应该在二十岁开头那年干脆地自我了断。如今，居然连这勇气都没有了，遇事不过这样那样嘟囔几句，半真半假。我们只能老去，有一把钝刀逐日削去我们的棱角，

我们鲜血淋漓却无法掌握自己正被谋杀的证据。虽然就像我喜欢的侦探和警察常说的那样：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，足够留心的话，总是会觉察生活遗漏了些什么蛛丝马迹下来。但断壁残垣上的残羹冷炙，看清楚了又怎样呢？你甚至更担心白衬衫上来历不明的污渍，担心它们究竟能不能清洗干净。

如果抱怨有用的话，地狱也会开出鲜花。所以，像死海边的马萨达人那样守着自己的堡垒奋战到最后吧。

纱窗关着，但各种小虫子总有办法从缝隙中进到房间里来，黑色的，棕色的，浅绿色的。它们像灰尘一样黏在我因为不停出汗而潮湿的皮肤上，提醒着我，生活占有我们，像漫不经心的食蚁兽用长而湿润的舌头席卷迷路的蚁群。

屋主来修理纱窗，顺手修剪了屋前的树木。剪过冗枝之后，日头又长了许多，阳光要很晚才从门廊上退去。我发现自己用很长时间盯着已经开始被海风与日光腐蚀的木地板，像是在等待潮水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印迹。然后黑暗吞没一切。我茫然地回到屋里去，很久才明白，这失落原来是因为明白了退潮的阳光没有印迹，所以逝去的光阴也不会有痕迹。

飞蚊症越来越严重之后，白天我有了新的消遣，注视着白墙，

试图控制那些半透明黑点的走向。或者把它们全都赶到高处，然后看它们缓缓滑落。我已经没那么年轻了，知道这每一只飞蚊都被命运暗中标好了价格。

午后，悬崖下的丛林探险，在一棵猴面包树下发现了一只死亡很久的黑鸟，肉身已经腐烂风化，只有漂亮的羽毛和喙完好地保存下来。我不知道这种黑鸟叫什么名字，体型比乌鸦小很多。那年冬天曾在我居住的城市遇到过一只，它躺在无人的马路中央，四周雨水漫溢。我小心检视它，试图寻找死亡的原因，但没有发现任何伤痕。至今我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它从空中坠落，坠落得那样仓促，眼睛还没来得及合拢。当我弯腰捧起这只已没有生命的黑鸟，原本已经停息的冻雨又开始急促地地下起来。走了很久才终于找到一处安静的草地把它埋葬。填平泥土后又在附近草丛中找到一块绿色的碎玻璃当作它的墓碑。似乎乌鸦喜欢亮闪闪的东西，以前听人说过，乌鸦会衔走姑娘的首饰。所以我想，这只黑鸟或许也会喜欢这块亮晶晶的绿玻璃。

在距离那个冬天很多时间与空间的午后，常有另一只黑鸟在窗外的树枝上，安静地停一会儿，翅膀触动树叶弄出声响，确信我已经留意到它，接着离去。

它不停来看望我，是不是在等待有一天我们可以交谈？我喜欢黑色，如果投生为鸟，希望会是这样一只黑色的鸟。现在想来，那

年冬天我埋的，也可能是自己的前世或来生。时空的交错，让我们在一场冻雨中相逢。

潮水一样的孤独感常常将很多贝壳冲到岸边，我在其中寻找新故事的脉络。徒劳无功的时候居多。但这些贝壳很美，抚摸它们已经是快乐的事，很像小时候因为臂力太小而摔碎在厨房门口的西瓜，是金灿灿的瓤，飘散着清甜的味道，好闻得让我忘记了哭。因为没有尝到，反而牢牢记住了它的味道。

我也喜欢在黄昏时分观看鸟群贴着水面飞行，屏息等待它们在即将触碰到水面时突然收起翅膀。浮出水面呼吸的鱼搅碎平静，命运在水上蔓延。彼此都在拼命挣脱，又无法靠近，只能一次次在无比接近的瞬间猝然离去。

我知道，无边无际的世界是一座迷宫，在岛屿之外等我。我也知道，如果我不走向它，就不会迷失。

最好的故事，永远是没有发生的那个。

















